

作家写开福

开福茶烟，一晌云袅

戴婕

步入捞刀河畔这方青垣小院，檐角垂下的铜铃正与穿堂风私语，灰砖黛瓦间浮动

着幽幽茶香。一辆黄包车蹲在墙角，车轱上的磨痕还记着当年拉车人的掌纹；旧牌匾的裂痕里，似乎藏着某年某月的炮火声。这便是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罗汉庄的蔡二茶馆。茶馆主人蔡颖强先生将祖宅改作茶寮时，怕是

把半部潇湘旧时光都窖藏在此了。一盞粗瓷，半瓢白沙井水，几枚蜷曲的茶叶，开福区的茶肆素负盛名。民国年间，洞庭春、德园、大华斋、徐松泉四家鼎盛，

沍茗清甘。忽听得铜壶一声清啸，惊得梁间燕子斜掠而过，但见满地阳光碎成光绪年间的瓷片——那光影里恍惚游动着旧时童谣：“一走二三里，茶园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品茶……”茶客半阖

眼眸，于氤氲间偷取浮生半日。时光的轮回充满诗意，复古恰似老茶树上萌发的新芽。近年来，开福区的新中式茶馆如春溪破冰般悄然漫溢。蔡二茶馆似一位时光摆渡人，以从容之姿在岁月的长河中投下涟漪，让往昔与当下在此间温柔相认。

蔡颖强先生是位执着的“拾荒者”，将各色老物件一一寻回，重新排布成民国茶馆的模样。老井台的石缝里蔓着苍苔，太守椅扶手上的包浆映出琥珀光。月份牌停留在立秋那页，泛黄纸页上烫金小字却洇开了墨痕，像迟暮美人滴落的泪珠。缝纫机踏板积着细尘，针脚里还缠着某位闺阁小姐尚未完工的并蒂莲。

每周三与周六的午后，茶馆内就流淌起清越的琴韵，古筝的悠扬与琵琶的清脆交织成趣。若您钟爱梨园风华，塘坡剧场更是不可错过的文化雅集——长沙花鼓戏的生动诙谐、川剧变脸的瞬息万变、长沙弹词的婉转韵致……

在童谣铺子的暖光里，孩童们清泉般的嗓音轻轻漾开，“月亮粼粼”的童谣如珠玉落盘，在斑驳的墙壁间流转跳跃。咖啡馆主人将1936年风靡长沙的“青春宴饮社”复刻于此，白瓷杯盏上印着女侍应叶红的情影。当年轻人的目光透过镜头温柔凝望，朋友圈便多了一条“打卡父母爱情”的温柔注脚。

蔡颖强先生心中萦绕着一个夙愿：希冀茶馆文化如成都的竹影、重庆的雾霭般，也能这般自然而然地浸润着“开福人家”的晨昏日常。诚如先生所言：茶馆文化的真谛，原不在茶，而在这方“馆”。月色冷然，浸过天井青幔，洒入案上残茗，人们忽然心明镜透：所谓乡愁，无非是从茶烟氤氲到茶汤渐凉的光阴故事。

开福区新中式茶馆的最妙之处，在于它从不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既容得下老茶客“一杯春露暂留客”的旧式风雅，也装得下年轻群体“打卡发圈晒幸福”的现代诉求。它们隐于开福区的灯火阑珊处，寂然凝伫，如鹤影栖烟。细细思忖，如同蔡颖强先生一般的匠人将半世沧桑细细碾作茶末，竟是以文火慢慢煨一壶唤作“老长沙”的岁月清茗。茶叶是泛黄的旧光阴，开水是沸腾的新世相，两相激荡间，泡开了此刻开福区上空袅袅升腾的人间烟火，那茶香里沉淀着半城风雨和一城故事。我不禁想问：茶烟何处恒开福，茗盏何时暂忘机。



赋予了深厚的历史意义。在他笔下，小镇的每一条石板路、每一座老房子都好像活了过来。他把乌宿的过去和现在巧妙地糅在了一起，让读者就像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被岁月温柔对待的时代。

他把自己比作飞越河流的鸟儿，可他也清楚，在河流眼里，自己不过是天空里一抹淡淡的影子。这种人和自然之间既微妙又深刻的关系，让他在不停地感悟和思索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周万水喜欢去凭吊历史遗迹、追溯河流源头，这些旅程常常伴着孤单寂寞，可也让他有机会和旷野、河流好好对话。当他来到一条河流的源头，心里总会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喜悦和感动，接着就特别想跟别人分享。他盼着把这些珍贵的感受通过文字传给更多的人，让大家一起感受自然的伟大和神秘。

在他笔下，每一个字都好像有了生命，它们蹦蹦跳跳、摇摇摆摆，讲着他的故事，也讲着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沧桑。

沅水成了周万水心里挥洒不去的牵挂。对着这条历史悠远的河流，他知道自己文字可能没办法把心里的敬意和感慨全部表达出来，可他还是铁了心要用文字去描绘这条河流的美丽和哀愁，把自己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深刻思考传递出去。流动的沅水，好像在给他的文字配乐，而他的文字，就是对沅水最美的赞歌。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周万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写散文的周万水

周昕



周万水。

通讯员 摄

很好。每次读到他的作品，我心里的钦佩之情就噌噌往上涨，他对文字的把控能力，还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实在让我佩服。

再次见面，是两年后的一个午后。他专门从广东赶了回来，早早地来到了长沙毛泽东文学院门口。快到中午时，我收到了他发的信息：“还在上课？”我回他：“嗯！”他接着说：“我在院门口，中午请家门兄吃个中饭？”我回答说：“我请你！就在

毛院食堂吃，要得不？”他却坚持：“还是出来吧，我约了几个朋友，大家一起聚聚！”他的这份热情和真诚感动了我。

三个多月后，我看到他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马上就给他发信息祝贺。他还是跟以前一样谦虚说：“这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还是得多出好作品。”他对文学的这份执着和热爱，让我对他又多了几分敬佩。在这个浮躁的年头，还能有这么纯粹的追求，真是太难得了。

好多场合，我都夸他，说他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是我们周家的骄傲。他见我这么夸他，总是客客气气地拱手回礼，话里全是感激和尊重，一点骄傲自满的影子都没有。

前年初夏，我参加沅陵县“千年古都，书乡沅陵”发布会，里头有周万水的签书发行活动。我挤在长长的队伍里，心里头满是期待，好不容易拿到了他的新书。看着他在亮堂堂的灯光下专心签字，我感觉他眼睛也老花了。不过，岁月可没把他的创作热情给磨掉，没过多久，他又在《散文百家》上发表了《从鴉角洞到鴨窠園》，还很快被《散文海外版》转载了，又一次证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魅力。

周万水的人生好像跟河流紧紧连在一起。好多回，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河边，感受着四季的变化、早晚的交替，心里的感情也跟着起起伏伏。他总能从那条静静流淌的河里，抓到数不清的灵感，悟到深刻的道理，写出岁月的故事。

他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来到西水边的乌宿小镇。在那儿，他使劲挖掘小镇的历史底蕴，给它

长沙啊，你叫我如何不喜欢（外一首）

覃正爱

美丽的长沙城啊，
你叫我如何不喜欢？

我站在长沙之巅，
山水洲城尽入眼帘：
四合为一妙不可言，
自然天成相生相伴。
美得让人心痛，
美得让人垂涎。
长沙啊，长沙，
你叫我如何不喜欢？

水底的故乡

站在高高的山岗，
遥望亲切的故乡，
我的心儿是多么忧伤。
这里除了一片汪洋，
这里除了白雾茫茫，
这里除了白鹭展翅飞翔，
这里除了水中几根突兀的树桩，
再见不到昔日成片的瓦房，
再见不到小学简陋的操场，
再见不到稻田纯朴的金黄，
再见不到河边成群的牛羊，
再见不到熟悉又亲切的老乡，
再见不到两小无猜的姑娘，
我忍不住泪流成行。

站在高高的山岗，
遥望可爱的故乡，
我的心儿是多么激荡。
邓坪，这个渌水河畔，

汉诗新韵

我站在长沙之巅，
眺望巍峨的岳麓山：
茂密森林是多么养眼，
古今文化是多么灿烂，
英雄故事是多么温暖，
科技成果是多么惊艳。
美丽的岳麓山啊，
你叫我如何不喜欢？

我站在长沙之巅，
俯瞰宽阔的湘江河：
清澈江水是多么甘甜，
江中鱼儿是多么悠闲，
两岸灯光是多么梦幻，
夜晚烟花是多么璀璨。
美丽的湘江河啊，
你叫我如何不喜欢？

我站在长沙之巅，
远观秀雅的橘子洲：
洲头白沙是多么松软，
红红橘子是多么鲜艳，
江神庙宇是多么威严，
领袖雕像是多么伟岸。
美丽的橘子洲啊，
你叫我如何不喜欢？

我站在长沙之巅，
细看繁荣的长沙城：
建城历史是多么久远，
高楼林立是多么壮观，
交通通信是多么方便，
美食小吃是多么眼饕。

百鸟张

骆志平

张逵在湖南口技界一枝独秀，尤擅鸟语，江湖绰号“百鸟张”。其个头壮硕，五官精致，头发梳得顺滑。平时，人缘颇好，笑呵呵的一张脸，带着春风和喜雨。

张逵出生于永州祁阳，今年三十有七，学习口技已有二十三年了。模拟自然界声音，嘴一张一合，一撇一咧，天上飞的，草上跑的，水中游的，全都来了。鸟语更堪称一绝，观众蒙起眼睛，真还以为来到了鸟语林。

别看他成天笑呵呵的，其实受过不少苦，父亲去世早，母亲顽疾缠身，小时候，田泥中打滚，林子里爬树，追着母鸡“咕噜咕噜”学下蛋，蹲在地上学狗吠，风里来雨里去，永州山水滋养了他，给了他十足的野性和灵性。

唠嗑时，他随性学起了狗吠，太逼真，搞得楼上同事往下跑，以为是山狗闯入了院子中，看到是张逵表演口技，都乐了，还缠着他，让他再来上那么一两段。

张逵随性，直起身子，演起了初夏版的“百鸟争鸣”。听，布谷鸟来了，接着是四喜鸟，跟着有人吆喝，快下雨咯，快要下雨咯！呼！呼！呼！一阵雷电滚闪，哗！哗！哗！下起了大雨……

演毕，张逵额上冒出了热汗，我笑着说：“你

这舌头练得活溜溜，鸟儿见了你，是否和你打招呼。”他说：“我一开口，鸟儿准会来，有时逼着它们打转转，自己也觉得很开心。”

有人担心，人工智能时代，这活儿容易被替代，我倒不这么想，口技表演倾注的是情感，仿得出声音，也仿不出张逵脸上千变万化的表情。

说起从事口技这一行，张逵念到了自己的几位大恩人，2009年去北京打工，拜口技大师牛月亮为师，白天做保安，晚上住地下宿舍。回长沙后，拜大兵为师，偶尔还去笑工场走走场子。两位老师都是艺术界的伯乐，给了他十足的帮助，也让他学会了做人。

还有湖南省演艺集团原董事长陈介辉，2014年在永州市曲艺家协会成立时，张逵表演口技，陈总慧眼识才，将其引入到了省杂技团，当了一名专职口技演员。没有那次际遇，或许他现在还徜徉在永州的山水中。近10年来，他随团出访了五大洲，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开了眼界，长了见闻。

口技讲究发声技巧，巧妙运用口、鼻、喉、舌、唇，通过控制气量、速度和力度，形成不同声带波，模拟各种声音。他说：“口技自古皆有，正式成为一门独立艺术，宋明清三朝尤为流行。古

作家写作家

在我一众的朋友里，周万水可是我心中最欣赏的一位。我与他同年同月生，且都姓周，性格里都有股子相似的纯真和直爽劲儿，这让我觉得与他格外亲近，就好像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这份缘分。他老家在河南辉县，所以网名叫“豫北·周万水”，这网名跟他的文风一个样，朴素而美丽。

最初认识周万水，是在《湖南文学》上。读了他那篇《江天云鸟自来去》的散文，我彻底被他文字里的美感和深邃思想给镇住了。第一次见他，是三年前怀化市作协在中方“土地主”农庄搞的“沈从文作品研讨会”上。那是我头一回参加市里的文学活动，在那么多文学前辈面前，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就在这时，周万水朝我走了过来。他眼睛清亮清亮的，好像能看穿人似的，不过我盯着他看时，他却躲开了我的目光。会场上，大家都亲热地喊他“水哥”，他总是笑眯眯地点头回应，客气得很，浑身透着股温和的劲儿。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唐树清点名请他发言，他麻溜地站了起来，脑子转得飞快，讲得头头是道，见解独到，让人从心里头敬佩他有才。

自打读了他的第一篇作品，我就开始格外留意他了。从那以后，他的作品就雨后春笋似的，在好几家刊物上发表，且每篇都思想深刻，文采

微小说

铜匣子

陈子赤

乍看这四合院很美，青砖青瓦粉墙，房脊上面还长有青草，古色古香的，可进去后，你就会发现，院子里有一堵新砌的墙，极不协调，且它像一把刀，要把院子一分为二似的。

怎么回事？原来这院子是李老汉家祖传的，两个儿子成家后，他便把院子给分了，自己轮流在两家住。兄弟俩原先感情很好，一年前不知因为什么，翻脸换了面孔，谁也不和谁说话，李老汉劝了也没用——新墙就是这样砌上的。

两个儿子对李老汉很孝顺，吃穿侍候都很到位，每年他的生日，两家人都会过来陪他过生日，大媳妇小媳妇小孙子一家子都笑盈盈地，可生日一过，两家依旧绷着脸，谁也不理谁。好在两个孙子在一块玩得挺热乎，膝前后身围着他，喊爷爷，李老汉这点还是比较欣慰。

墙是李老汉的心病！一天，他喊来两个小孙子，说，爷爷有个铜匣子，你们想看吗？两孙儿高兴地说“想”。

李老汉从他的床底下拿出一只铜匣子，擦掉了上面的灰尘，很亮堂。

“爷爷，这就是铜匣子吗？”

“是呀。”

“里面有什么呢？”

“有钱，有爷爷的遗嘱。”

“钱有很多吗？”

“嗯！”

李老汉回答孙儿后，又低声神秘地说，告诉你们，这铜匣子是你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咱家前辈人儿都是做小买卖的，都用它来装钱，现在当然有很多了。

“爷爷，你打开让我们看看，可以不？”两孙儿的要求，让李老汉的脸上有一丝不易觉察的凄楚。李老汉佯装着找钥匙，一会儿才说，“铜匣子的钥匙，爷爷不知放到哪里去了，下次看吧。”

“那爷爷说的遗嘱是什么？”

“回去问你们的娘去吧！”李老汉一人身上拍了一巴掌，两个孙子散去。

此后，两家的气氛似乎和睦友善了一点。使李老汉惊讶的是，大儿子居然将院中那墙扒了一段，安了个便门。两家走动日渐频繁。李老汉抽着烟，摇了摇头。

李老汉又过生日了，兄弟两家七八口人都围坐在李老汉的炕上，桌上的酒菜极为丰盛。看到儿孙满堂，李老汉格外高兴，不觉酒喝高了，一头倒在炕上人事不省。全家人哭作一团，临终前，李老汉总是重复着两个字：“……匣子……”

两个儿子知道父亲说的匣子，就是铜匣子，两个孙子却心直嘴快：“爷爷说的是铜匣子里有钱！”

众人找到了铜匣子，打开，里面有一张纸——李老汉不知求谁写的遗嘱：在我临死之前，院子墙下的青石板压着的一个坛子，里面的东西两儿要和和气气平分……

李老汉被安葬后，两个儿子将墙一段一段地挖倒，地被刨了一条深沟。墙倒了，却不见有青石板，也没有坛子。一段日子后，哥俩似乎明白了父亲的用意，都主动示好，握手言欢。

四合院现在还在，保持着原来的古风貌，没有墙，很耐看很美。